

Research on Translations of Witter Bynner and Xu Yuanchong: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

QIN Pengjun

Nankai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17, 2022

Accepted: May 9, 2022

Published: June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QIN Pengjun. (2022). Research on Translations of Witter Bynner and Xu Yuanchong: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160–16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20](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20>

Abstract: *The Everlasting Regret* is a long narrative poem recording the love story of a Chinese emperor and his lover in Tang dynasty,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allusions, rhythmic lines and melting plots of the story. Transla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have translated this poem and presented the style in various versions. In this article, versions of Xu Yuanchong and Witter Bynner will be analyzed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two translators' style in translating. In this article,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itle and the general feature of the two versions are mentioned. Differences of translators'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images in the poem are compared and explained as well. That's how translators' features in translating can possibly be summarized.

Key words: *The Everlasting Regret*; Xu Yuanchong; Witter Bynner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QIN Pengjun is currently a graduate student in Nankai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cross-cultural studies. His email address is silverisgood@126.com.

威特·賓納和許淵沖的譯文對比研究 ——以《長恨歌》的譯本為例

秦鵬鈞

南開大學

摘要:《長恨歌》是我國詩人白居易所著的著名長篇敘事詩，全詩敘述了唐玄宗和楊貴妃以悲劇收尾的愛情故事，

借用了歷史人物和傳說，讀來迴旋婉轉，感染了千百年來的萬千讀者。該詩曾被來自中外不同的譯者翻譯過，譯本也各有特色。本文主要選取了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和許淵沖兩位翻譯家的譯本，意在對比中外這兩位譯者對詩文翻譯的處理方法。兩位譯者對《長恨歌》理解和處理方法的不同使得兩種譯本各有特色。本文對比了兩位譯者的譯文中對於題目和全詩的處理的不同，同時對於詩中內涵豐富的意象的處理也有所分析對比。通過對譯文差異的探討，我們也可以分析出兩位譯者的譯文風格和各自的特點。

關鍵詞：長恨歌；許淵沖；威特·賓納

引言

《長恨歌》作為我國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在講述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的同時也融入了詩人白居易自身的情感。詩人在創作時借用了歷史典故和傳說，同時也在敘事時運用了大量的文化意象。這樣的創作手法使全詩讀起來朗朗上口卻又婉轉悠長，同時也為該詩的翻譯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對於這些文化意象的翻譯，威特·賓納和許淵沖採用了不同的翻譯技巧，而他們的譯文也體現出了他們對於這首詩理解的差異。

一、《長恨歌》的概況與背景

《長恨歌》是唐代詩人白居易于唐憲宗元和元年任盩厔縣尉時所著。一日，白居易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到馬嵬驛附近的仙遊寺遊覽，期間談及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王質夫認為這類突出的故事如果不加以大手筆的潤色就會隨時間推移而被人遺忘，因而鼓勵白居易寫詩以歌，話「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白居易於是寫下這首長詩。該詩最後兩句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因而被叫做《長恨歌》，這就是這首詩的大致背景。

《長恨歌》記述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以及因為安史之亂二人被迫陰陽殊途的悲劇結尾。早期唐玄宗勵精圖治，唐朝國力達到鼎盛，人口大幅增長，城市繁華，交通發達形成了「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的盛世景況，同時經濟空前繁榮，商業發達，交通便利，從詩句「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即可看出當年的富裕景象，這也就是人們熟知的開元盛世。然而之後地方藩鎮勢力崛起，唐玄宗本人統治失策聽信讒言，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發動奪權之戰，史稱「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是唐朝的轉捩點，唐玄宗逃離長安，後經歷馬嵬驛兵變，楊貴妃被縊死，此時「安史之亂」達到最高峰。

《長恨歌》不僅記述了盛世時楊貴妃的絕色美艷以及與唐玄宗的愛情纏綿，同時也描述了楊貴妃死後的孤枕難眠並渲染了仙境傳說的虛幻氛圍。可以說這是一首宏大而浪漫的敘事詩。在這首詩裡，白居易極力肯定和歌頌了李楊愛情，也表現出「他對唐玄宗、楊貴妃的冤死而無限悲痛和思念是十分理解和同情的」(王用中,1997:56)。所以這首詩抒發的不是單一的情感，而是多種情感的結合。

全詩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從開篇「漢皇重色思傾國」到「驚破霓裳羽衣曲」，詩人描繪了二人的愛情生活，暗示了荒政必然會導致國亂，為接下來從「九重城闕煙塵生」到「魂魄不曾來入夢」的詩句中楊貴妃在馬嵬驛被殺埋下伏筆。最後「臨邛道士鴻都客」至結尾「此恨綿綿無絕期」則描寫了楊貴妃死後道士幫唐玄宗到仙山尋人的場景。

全詩三部分運用了許多意象，有些需結合時代風氣，比如盛唐詩人喜歡以漢朝相比，於是「漢」、「唐」二字在詩句中經常互相出現或者替代，開篇首句「漢皇」既是例證。有些意象蘊含著誇張手法，或者多與數字結合，例如「百媚生」，「六宮」之類。還有一些意象與中國傳統文化典故等緊密相連，比如「霓裳羽衣曲」、



「長生殿」等。可以說《長恨歌》是一首意象雲集的敘事詩，這種意象眾多在給讀者無窮回味的同時也為翻譯工作帶來了許多困難。英譯本面向的讀者是以英語為母語或者熟悉英語的人群，而這些讀者大多生活的環境使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學手法都無法深入瞭解。所以可能在中國讀者看來，漢皇指代唐皇帝，六宮泛指帝王後宮這些文學常識不會對閱讀欣賞詩歌造成障礙，而讀到「回眸一笑百媚生」時「百媚生」這種誇張手法也能帶給讀者美的享受和想像空間。然而對於外國讀者而言，如何將這種古典文學背景、誇張的美和借代意象的隱約美傳遞給他們則是一個翻譯中的問題。如果不能處理好這種意象的翻譯問題，對於詩中的情節就很難去表達出來。

二、中外譯者及譯本簡介

本文所要對比的譯本分別來自許淵沖和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兩位譯者。這兩位譯者分別代表了中外兩種譯者譯本。

中國譯者許淵沖生於1921年4月，是北京大學教授，翻譯家。他從事文學翻譯長達六十餘年，譯作涵蓋中、英、法等語種，翻譯集中在中國古詩英譯，形成韻體譯詩的方法與理論，被譽為「詩譯英法唯一人」。許淵沖在國內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譯六十本包括《詩經》《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等中外名著。本文所選譯文則是來自其英譯的唐詩三百首。

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生於1881年8月10日，於1968年6月1日去世。他是美國詩人同時也是翻譯家，同時他也以筆名Emanuel Morgan著稱。賓納長期居住在新墨西哥州的聖達菲，並與其他文學人物保持著聯繫。賓納對於中國文學也有過研究。他曾於1917年去過日本、韓國和中國，之後返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英語詩歌。在伯克利，他與中文學者江亢虎(Kiang Kang-hu)一起研究唐代詩歌。1920年6月至1921年4月，賓納住在中國專門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1929年賓納翻譯了唐詩三百首並收錄到*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當中，本詩的譯本即選自該選集。

兩位譯者有不同的側重及翻譯風格。許淵沖作為中國譯者，集中翻譯中國古詩，自成一套韻體譯詩的方法和理論。賓納作為美國譯者，更多是以外來者的身份去瞭解中國文學和文化，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賓納本人也是一個詩人。從二人的身份和經歷其實可以大致看出一些二人的翻譯特色。許淵沖作為中國翻譯家學者，在翻譯古詩時注重押韻，更多的是尾韻，而賓納可能更多以創作的視角來看待這個譯本的翻譯。

中國著名翻譯學家王宏印認為譯文的語言要素是構成文學翻譯批評標準的第一重要的問題。作為文學翻譯批評的基本要求，譯文語言應是地道的文學語言，而不是生硬的或生造的人工語言。但是，文學語言又要注意從日常生活語言中吸取鮮活的營養，並加以提純、提高和昇華(王宏印,2009:102)。因此只憑藉兩人的經歷和學術背景的不同來推斷二人的翻譯特色和側重點未免有些武斷和籠統。因此接下來還需要從兩位譯者的譯文中去發現用詞遣句、句式結構、文體形式等方面的特色。在接下來的幾部分，本文將按照之前劃分的結構來探討一些較為典型的意象和詩句的翻譯。同時對於詩歌题目的翻譯、整體譯文的形式也會有一些總結和歸納。在整個對比的過程中，一些譯者所採用的翻譯方法和策略也會有一些分析。

三、譯文全文概覽

兩種譯本的不同首先就體現在题目的翻譯上。詩歌题目「長恨歌」，上文已經提到是出自該詩結尾的詩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詩題在這兩句中各取一字，「天長」的「長」與「此恨」的「恨」，合為「長恨」，而「歌」則代表了該詩的類別，表明該詩是為了記述某件事或者抒發某種情感而寫。許淵沖將題目

翻譯成「*The Everlasting Regret*」,而賓納翻譯成了「*A Song of Unending Sorrow*」。可以看出,許淵沖的譯文省略了「歌」的翻譯,而賓納則開篇就表明這首詩歌是一首「song」,是為了直截了當地闡明此譯文的類別,是「poetical composition」。接著關於「長恨」的翻譯,許淵沖翻譯成「the everlasting regret」,而賓納則譯為「unending sorrow」。由此可見二人對於「長恨」的理解有些不同。天長地久有時盡,是說即便天長地久,時間也會有盡頭,而此恨綿綿無絕期則說明這份「恨」卻沒有停止的那一天。「everlasting」和「unending」在韋氏詞典中一個意思是「continuing for a long time or indefinitely」,另一個是「never ending」,二者都是說這份「恨」會長時間留存,不會停下。因此這兩個詞雖有細微差別,但這種差別對於整個题目的翻譯不會有什麼影響。關鍵在於「恨」的翻譯,許淵沖認為這種恨是「regret」,是「sorrow aroused by circumstances beyond one's control or power to repair」,是因為某種自己無法改善的情況而產生的悲傷情緒,但賓納認為這種恨是「sorrow」,是「deep distress, sadness, or regret especially for the loss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loved」,是因失去某人或者某物而產生的悲傷的情緒。由此可以看出,二者都認為這種「恨」是一種悲傷,一種遺憾,但許淵沖認為這種感情是因為唐玄宗眼看自己的愛人逝去而無能為力,而賓納則認為這種「恨」是因為唐玄宗痛失愛人。在這一層面上,許淵沖的譯文顯然意境要更深遠一些,不僅說明陰陽相隔的痛,也暗含了無能為力的「恨」。

關於整體譯文,兩位譯者的譯文長短相近,而每句長短也類似,並無太大分別。而關於押韻方面,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許淵沖的譯文押了尾韻,而且是每兩行一個韻,均在每行最後一個單詞體現押韻。包括《長恨歌》在內幾乎絕大部分中國古代詩歌都傾向於在句末押韻,因此許淵沖的譯文讀起來可能更有中國古詩的感覺,也符合其韻體譯詩的風格。而賓納的譯作無明顯的尾韻頭韻,更偏向於以散文詩的風格去翻譯。值得強調的是,兩位譯者的共同之處就在於他們的譯作都是以詩歌的形式呈現,而兩人的以詩譯詩的區別僅在於韻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長恨歌》是白居易的著名之作,對仗工整,排列整齊,「在英語中如果同樣採用詩體進行翻譯,難度極大,因此使用詩體翻譯的譯者比較少。許淵沖也指出能傳達原詩歌「音美」的韻體譯文自然勝過散體譯文。如果韻體的「音美」不如散體,那就是在主要方面有遜色,應該取散體之長,補韻體之短,才可能成為更好的譯文」(張占軍,2019:33)。

四、部分意象翻譯的對比分析

這一部分將著重對比一些典型的意象和詩句的翻譯。對於意象的處理是翻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大關鍵要素。很多唐詩宋詞裡面都有很豐富的意象用來抒情言志,這些意象往往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連,而這也就是翻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大難點。通過對比這些意象的翻譯,譯者的傾向和風格特點就可以表現出來了。

《長恨歌》前兩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中裡面「漢皇」前文有所提及。因盛唐文人的習慣和避諱原因,作品裡經常以漢代唐,因此這裡的「漢皇」指代唐朝皇帝也就是李隆基。這裡許淵沖將「漢皇」只翻譯成「monarch」,賓納翻譯成「China's Emperor」,可以看出兩種譯文其實對於「漢」都是回避了,這種回避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交際翻譯的目的。交際翻譯「注重目標語讀者的理解和反應,即信息傳遞的效果」(方懿文,2017:88)。因此如果譯作主題是皇帝與貴妃的愛情悲劇,對於外國讀者而言是漢朝還是唐朝並不影響主題。之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這兩句寫貴妃的回眸一笑便讓六宮黯然失色,這種對比「雖沒有對五官的正面描述,可貴妃那壓倒群芳、絕世超群的美人形象卻仿佛從詩中走了出來,躍然紙上」(牟春娜,2020:43)。「六宮」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蘊含數字的文化意象。在這裡許淵沖翻譯為「full of grace」和「six palaces」,而賓納翻譯為「a hundred spells」和「Six Palaces」,對於六宮這一意象,二人都選擇了直譯為「six palaces」,因為「palace」意為宮殿,在中英語境下都是指皇家生活的場所,因此不會造成歧



義。但值得注意的是許淵沖的譯文首字母沒有小寫，而賓納譯文將其視作特殊名詞。「六宮」一詞並非泛指，而是早在《周禮》當中有所記載為確數，以六宮對應天子六官，因此這裡直譯數字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六宮」一詞後來又用作代指皇后與嬪妃，所以說它是專有名詞還是一般名詞都可以說得通。在詩句中，「六宮」指代宮中的嬪妃，賓納將其視作專有名詞更為妥當，雖然二者直譯必定會造成一定的文化障礙，但是大寫首字母視為專有名詞可以減少一些理解障礙。

在詩歌的第二部分首句「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中詩人借「漁陽鼙鼓」暗示了安祿山叛亂，此處許淵沖譯作「rebels beat their war drums」，譯文裡「漁陽」二字沒有出現，「如能指明這是安祿山造反，讀者也許容易理解一些」。(許淵沖, 1984: 53) 可能是為了起到解釋說明的作用，許淵沖的譯文直接以「rebel」來解釋鼙鼓，這樣也能起到一些幫助理解的作用。而賓納的譯文「war drums booming from Yu yang」點明了漁陽地名，但不加以解釋安祿山叛亂的話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在該地發生的戰事，有可能是對外戰爭，也可能是叛亂，這樣就會使讀者混淆。

有的時候為了使讀者更準確地理解意象，需要運用一些歸化或者異化的翻譯策略，《長恨歌》中有一句，「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這句話裡「梨園弟子」的意思是戲曲演員，這個意象可以說是典型的內涵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許淵沖將這個詞翻譯為「Actors」，而賓納則譯成了「Pear-Garden Players」。從這個詞的翻譯可以明顯看出兩個人的翻譯策略的不同。許淵沖作為中國譯者，對於「梨園子弟」這一表達肯定深諳於心，因此在翻譯的時候不需要過多去想怎麼翻譯「梨園」，因為「梨園」對於「梨園子弟」的翻譯影響並不大，甚至不翻譯「梨園」也無所謂，因為「對譯語讀者來說他們或許不知道「梨園」在中國是戲院的意思，「梨園弟子」就是戲曲演員。在不影響詩歌原意的前提下簡化翻譯為「actor」對他們來說更容易理解且不會造成閱讀受阻」。(耿玉聰, 2017: 82) 但賓納則直譯為「Pear-Garden」，緊接著將「子弟」翻譯成「players」。「player」這個詞可以等同於「actor」，這兩個詞都可以指演藝人員，此處可見兩位譯者都在減輕讀者閱讀障礙上下功夫，只不過賓納更傾向忠於原文罷了。

全詩結尾「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可謂是歌頌堅貞不渝愛情的經典。許淵沖對於這句話的翻譯是「On high, we'd be two 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 On earth, 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而賓納翻譯的是「That we wished to fly in heaven two birds with the wings of one And to grow together on the earth two branches of one tree」。可以看出賓納的翻譯是忠於詩句原文，基本採用了直譯的手法。許淵沖同樣也基本遵循了「忠實」的原則，而且還巧妙地將頭韻和尾韻融合在一句裡。值得注意的是在許淵沖的譯文中「wing to wing」在原文中對應「比翼鳥」，而「from spring to spring」在原文中並無直接對應，這可以說是在翻譯時添加了自己創作的成分。然而就是這種創作，在格律上不僅和「wing to wing」相照應，使譯文對仗工整，同時暗示冬去春來，年復一年，連理枝今生今世永不分離的深層含義。這種創作「不但在意義上對李、楊二人生生世世相愛到底的詩意有所加強和補充，在詩句形式上也和上句「wing to wing」構成形式對應，在聲韻和視覺效果上產生比原文更出彩的審美體驗」(黨爭勝, 2008: 86)。

五、結語

《長恨歌》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長篇敘事詩，不僅歌頌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也對其悲劇結尾表達了惋惜與無奈。在形式上該詩韻律多樣，讀起來充滿節奏感，符合「歌」的體裁。在內容上全詩充滿了各種意象，這些意象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連，幫助抒發情感的同時也對翻譯帶來了不小的困難。如何準確傳達意象的含義就成了能否成功翻譯該詩的關鍵之一。

本文選擇了許淵沖和賓納的譯文。這兩位譯者一位擅長韻體譯詩，一位本身也是著名詩人，一位擅長

押韻，一位偏愛散體。有人歸納這兩位譯者譯文的特點，「許譯本傾向於意譯，表達簡潔，可讀性強，意象表達貼切；賓譯本傾向於直譯，語法完整，但難度較大，意象描述更傾向於英語文化習慣」（范燕，2015:64）。本文對比了幾處詩句中典型意象的翻譯，發現許淵沖作為中國譯者，在翻譯一些具有中國特色文化背景的意象時偏向歸化和簡化的策略，省略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直截了當地將意象的本質翻譯出來，這樣的翻譯簡介明瞭，同時許淵沖還在一些詩句的翻譯裡添加了創作的元素，使譯文對仗工整，也將原文蘊含的深層含義直接表達出來。而賓納在翻譯的時候偏向於直譯，翻譯一些意象的時候在點明其本質的同時也要將其他元素儘量逐字逐句翻譯出來。因此許淵沖的譯文給人的感覺像是在以詩譯詩，將詩歌翻譯成詩歌，而賓納的譯文則是盡可能將中國古詩的詩意美闡述給譯文讀者。兩位翻譯家的譯文都有其各自的特點，同時也表現出二人對於《長恨歌》的翻譯切入點有所不同。而這種差異性也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對比中外譯者研究中國古詩詞的視角之差提供了借鑒。

注釋

- ① 黨爭勝：《「三化」並舉譯「長恨」，「三美」齊備詩如「歌」——許淵沖英譯〈長恨歌〉賞評》，《外語教學》2008年第1期，頁83-87。
- ② 范燕：《風格理論視角下詩歌譯者風格對比研究——以白居易〈長恨歌〉為例》，《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頁62-65。
- ③ 方懿文：《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在唐詩英譯詞彙層面的應用——以許淵沖的〈長恨歌〉英譯本為例》，《現代交際》2017年第16期，頁88-89。
- ④ 耿玉聰：《古詩英譯中歸化和異化傾向與文化傳播——以〈長恨歌〉英譯本為例》，《教育教學論壇》2017年第27期，頁82-83。
- ⑤ 牟春娜：《有畫難描雅態，無花可比芳容——以〈長恨歌〉為例窺古詩詞寫美人之筆法》，《新聞讀》2020年第12期，頁43-44。
- ⑥ 王宏印：《文學翻譯批評概論：從文學批評到翻譯教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 ⑦ 王用中：《白居易初戀悲劇與〈長恨歌〉的創作》，《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頁54-58。
- ⑧ 許淵沖：《白居易的〈長恨歌〉及其英譯》，《外語學刊》1984年第3期，頁49-61。
- ⑨ 張占軍：《白居易〈長恨歌〉的六個英譯版本比較》，《教育教學論壇》2019年第17期，頁33-35。

(Editors: LI Ruobing & Cherry LU)